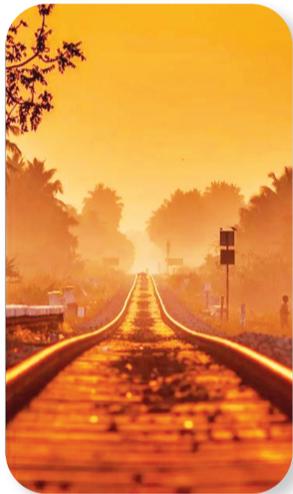


“文学淮军”擂台  
征文 第八季

徐新  
小日历里的美好记忆



刘慧新  
流淌在手表里的记忆



岁月总是无声无息地悄然流过,当办公桌上的日历一侧日渐单薄的时候,一年的时光又将随风而去,留驻在心的只是美好的记忆。日历,它是时光的记录者,在当年承载了我童年的无知与遐想,也留下了多少美好的回忆。

小时候,元旦前几天,农村里家家户户都会买一本日历,小小的、厚厚的,随手一翻,光溜溜的纸页滑过掌心,散发着油墨的芬芳。为了方便查看,那时候的日历都是嵌挂在月份牌上的,就是把日历背后的两片尖尖的铁片插进月份牌的两个小缝中,再将铁片折平,然后把月份牌往墙壁钉子上一挂就成了。月份牌是硬纸做的,上面画着风景或者宣传画。日历年年换,月份牌往往要用好多年。到了元旦,旧历换新颜,新的一年就开始了,过一天日历便撕去一页,一年的时光就随着日历在一天天变薄,封底露出来时,一年就又过去了。

那时候,我每天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撕日历,总在每晚临睡前抢着做这项工作,希望时间过得快一点,期盼着早来到红色字体的那天,因为那天是星期天,可以睡懒觉,可以不上学。因此,每每撕到那张红色的日历纸,常常在手中把玩很久,不舍得抛弃。懵懂无知的我有一次偷偷地多撕了几张,以为这样可以和时间过得快一些,给父母发现后,挨了好生一顿责备。

当年的那种日历很小,设计也很简单,日历纸上还留着一些空白。大人们总是将家里的大事情记在上面:去粮站缴公粮、到镇上买化肥、某某家孩子结婚要送人情等等。而我们则早早地把自己生日那天的日历纸折了又折,唯恐到时忘记。在那个物质生活贫瘠的年

星期六下午,我们一家三口进城,给上初中的儿子买手表。

钟表店坐落在城中心。店面不大,面向闹市。也许是天色渐晚,顾客并不多。橱窗里的手表琳琅满目,款式多样。我们透过玻璃柜台,搜寻着适合儿子戴的手表。先生和儿子不约而同地指向一款蓝黑相间的石英表。方方正正的表盘,色泽光亮,黑色软皮表带,看起来简洁素雅。儿子戴上手表,站在一旁的先生连连夸赞:“大小合适,颜色款式都不错,就买这块吧!”儿子一脸欣喜地点点头。我不禁想起年少时对手表的渴求。

上世纪八十年代,手表可是稀罕物。村子里,很多家没有钟表,日出而作、日落而息,靠的是听鸡叫看炊烟判断时间。

从我记事起,爸爸的手腕上就戴着一块银白色的手表,大大的圆形表盘,宽宽的表链,很是气派。每到农忙时节,爸爸总会把手表用一块方布包裹好放到箱底,隔两三天拿出来给它紧几圈发条,再小心翼翼地收藏起来。爸爸从不让我触碰他的手表,并一再告诫我,手表是从外地买回来的,一旦弄坏了修都修不好。我只好眼馋得看着,心里可真羡慕,连做梦都想有一块像爸爸一样的手表。

有一天,姑姑拿来圆珠笔,要给我画一块手表。她先在我的手腕上画下一个圆圈,在圆圈里大约等距离地画上十二道小短线,从一点标到十二点,再在圆圈中间画上一个点,引出两根长短不一的线当“时针”和“分针”,最后,绕着手腕画下两根粗粗的线当“表带”。笔尖在手腕上滑过是,痒痒的,像虫子

代,能以两个水煮蛋来打发自己的生日,足以回味无穷。渐渐懂事后,我们也知道把父母的生日那天做个记号,来讨取他们的欢心,给忙碌的他们一些心理慰藉。

日历纸在村医那儿还有一个奇葩的用处。那时候条件艰苦,他从来不用专门小药袋装药片,遇到村民头疼脑热或者拉个肚子,他就拿出孩子用过的作业纸、或是报纸裁成的小纸片来,把几颗药包一下,并告诉服用的方法就行了。有时出诊忘带了,就顺手扯下主人家的日历纸包上。

日历是对岁月流逝的最好诠释,一页页翻去,时间也一天天过去,童年就在一年年从厚变薄的日历中悄无声息地溜走了,少年的浪漫情怀,也伴随着撕下的日历飘逝在岁月的风中。

后来自己成了家,每次岁末年初,我也会买回一本日历,但是日历不再是小小的了,纸面上的内容也日渐丰富,增加了五花八门的小知识:菜谱、养花、健身、养生等等。再后来日历越来越精致,挂历、台历等层出不穷,但我已没了撕日历的兴趣了,即便是放在桌上的台历也都懒得翻阅,只是偶尔想要记事时才去翻动。

当年的小日历上没有跌宕起伏的情调,没有高山流水的悠扬。有的只是春风夏雨、秋月冬雪的季节更替,有的只是日月升降、昼夜变换的时序轮回。但它带给我们的感受是那么真实、那么鲜活、那么丰盈,因为那是无忧无虑的快乐时光,可以自在地飞翔……

蓦然发现一本厚厚的日历,又剩下不多了,新年的脚步,正匆匆地向我们走来。

在蠕动,我忍不住吃吃地笑,手却一动不敢动。很快,姑姑完成了她的“杰作”。我看着活灵活现的“手表”,欢喜得很,晃动着手腕,四处炫耀。大人们笑呵呵地问我几点了,我故作认真地看着手表,然后,煞有介事地胡乱指着,引得他们哈哈大笑。

后来,我不仅学会了给自己画手表,还会给同伴们画,画各种造型的手表。画手表,让我度过了一段快乐有趣的时光。

上初中后,我终于有了一块“手表”。那是从叔叔丢弃的电子表里拆下来一块白色表芯,中间有一个黑色显示屏显示时间,背面的线路和电子都裸露在外,我像捡到宝似地把它小心翼翼地放在文具盒里。有了这块“手表”,时间仿佛有了刻度,给我的学习生活带来了很大方便。

考上师范时,爸爸送了我一块梦寐以求的手表作为礼物。小巧玲珑的椭圆形表盘,精致纤细的表链,既可以当手表用,也可以当手链戴。那是我见过的最精巧最好看的手表。我每天把它戴在手腕上,形影不离。第一次远离亲人孤身一人在外地上学,难免有想家的时候,睡前,我会把手表小心翼翼地放在枕边甜甜地入梦,就像回到了爸爸妈妈身边一样。

随着社会的发展,手表也在不断地更新换代,有的做工精良,华贵高雅;有的简约素雅,温婉大方;有的设计精巧,功能强大……满足不同人群的需求。手表,不仅陪伴我度过了青葱岁月,也见证了国家的飞速发展。回首过往,我要珍惜当下,慢品人生,让生命的每一刻,都如花般美好!

饺子香 岁月长

管淑平

一枚枚白白胖胖的饺子盛入盘里,饱满软糯,馅料十足。只是在一旁远远地看着那缓缓扑腾、纷飞着的热气,就不禁令人垂涎欲滴,肚中咕咕直叫。迫不及待地夹一两个,也甭管滚烫的温度,丢入嘴里,吹吹,呼呼地吃着,敢情那叫一个过瘾。

冬天,当然少不了这滋味可亲的饺子。大节小庆,人们的餐桌上,饺子都能稳稳地占据C位。浓厚的节日氛围,在一枚枚色、香、味俱佳的饺子里,变得热闹而喜庆,幸福仿佛一伸手就能触及。

这种颇为盛大的场景,尤其是在每年冬天,就慢慢地涌动起来。天寒,风冷,早上迎着风雪外出,傍晚风尘仆仆地归家,一碗热腾腾的羊肉饺子,就能很好地化解身体的疲惫,从而有足够的力量抵御外在的凛冽与酷寒。民间一直有“冬至饺子夏至面”的说法,这是人们根据不同节令而采取的食疗。冬至的饺子,是一大应季食品,其温补之性,在冬天正好能固本培元。

记得年幼生活在农村,寒冬腊月,天寒地冻,日子一片清寂,吃了大半个月的萝卜白菜,嘴里难免腻味。面对着长长的冬天,不免生出一些小躁动。这时,奶奶就会叮嘱几句:“这么冷的天,咱做饺子吃吧!”于是,一家人,分工合作,你擀面我来包饺子,小火慢慢烧开水,然后下饺,文火小煮。日子似乎在那咕嘟冒泡的沸水中,有了盼头。

那时,常听长辈们嘱咐:“冬天要吃饺子,耳朵才不会冻着哩!”于是,像是约定俗成似的,饺子便受到家人的重视。即便,年少的我比较挑食,但还是架不住长辈们的热情,从不喜欢到慢慢接受,再到习惯,仿佛就是潜移默化之中。

其实,那时我一直有种困惑:为何在寒冷的冬天里,人们对饺子会有这么深的执念?直至长大了经历多一些后,才慢慢懂得,生活里,需要一种寄托与信仰。那时的饺子,样貌朴素,虽没有如今这般丰富多样,却让人看得到一份生活的希望。寒日深深,一碗饺子,是对艰苦岁月的珍惜与感激。有些不能遗忘的东西,就这样继承、流传,是一种情谊,也是一种情怀。

生活,是要有一定的寄托和生趣的。饺香悠长,滋味可亲,就是那时人们小小的愿望,就像如今人们追求着更深层次的内心的丰盈。